

儒林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庞朴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第四辑】

儒林

(第四辑)

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 主 编 庞 朴

◎

◎ 副主编 王学典 颜炳罡 冯建国
特约编审 丁冠之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 第 4 辑 / 庞朴主编.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607-3526-9

- I . 儒...
- II . 庞...
- III . 儒家—研究—文集
- IV . B222. 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614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80 毫米 1/16 23.25 印张 466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荀学当代价值的几点思考	[美]杜维明	1
当代新荀学的基本理念	刘又铭	4
荀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李宗桂	14
从谭嗣同对“荀学”的评价说起	周继旨	19
“儒”的自我理解		
——荀子说儒的意义	陈 来	24
儒家精神方向的确立、偏离与贞定		
——原始儒学精神历程论纲	蒋国保	35
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评与思孟荀的本体整合	[美]成中英	46
荀子“非儒”浅说	徐庆文	50
荀子价值观的特色		
荀子宗教观的当代价值	牟钟鉴	68
荀子道德知识论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潘小慧	72
荀子心论的时代意义		
荀子“天君”概念发微	王庆光	88
荀子人性论的多重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颜炳罡	105
——兼论孟子与荀子人性论之异同		

荀子性恶论的逻辑构成及其内在困难	杨泽波	\114
荀子人性论性质反思		
——由牟宗三对人性论的阐述说起	赵卫东	\121
人性与善恶		
——兼评孟荀的人性善恶论	郭沂	\135
荀子的“天人之分”与保护环境	丁原明	\145
再论荀子之“天”		
——兼与郭店楚墓竹简“天”论比照研究	曾振宇	\153
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的治道及其当代价值	韩星	\167
孔子、孟子、荀子的和谐社会理想述论	孟祥才	\192
战国后期“忠”论之展开与荀子之王道思想	[日]佐藤将之	\200
荀子的国家管理一体化与社会经济一体化构想	郑杰文	\216
批判与建构		
——荀子社会批判思想研究	苗润田	\223
荀子对礼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王杰	\232
社会学视角下的荀子思想	刘长飞	\240
荀子的教育思想及其价值		
荀子的教育思想及其价值	陈福滨	\245
基础教育改革与荀子教育思想传承	焦子栋	\256
《荀子·正名》篇新论		
《荀子·正名》篇新论	曹峰	\268
荀子“虚壹而静”说新释	廖名春	\283
理解“言公”的两种方式：荀子与郭店楚简的启示		
.....	[美]金安平	\292
荀子“诗说”在《诗经》解释史上的意义	[日]薮敏裕	\299

诠释与索隐

- 傅山评荀子思想的性质和特征 张立文 \305
 戴震与荀子之思想歧异 张丽珠 \315

- 荀子和稷下 蔡德贵 \330
 深析荀氏渊源 解读荀子故里 马志超 李吉 \343
 荀子祖籍生平考略 张文强 \347

- 追念故去的金谷治先生 [日]中島隆藏 \351

儒学全球论坛(2007 临沂·苍山)

- “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庆文 \354

Contents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studies of Xun Zi [U. S. A] Du Weiming\1
Basic concept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Xun Zi Liu Youming\4
Xun Z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 Li Zonggui\14
Starting from Tan Sitong's evaluation to the studies of Xun Zi Zhou Jizhi\19
Self-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significance of Xun Zi's discussion on Confucianism Chen Lai\24
The establishment, departure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fucian spiritual direction: approach to the spiritual course of the original Confucianism Jiang Guobao\35
Xun Zi's criticism on Zi Si and Mencius' theory of the five elements and the noumenal integration of they three [U. S. A] Cheng Zhongying\46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Xun Zi's "anti-Confucianism" Xu Qingwen\50
Characteristics of Xun Zi's sense of worth Zhou Lisheng\56
Value of Xun Zi's religion in the modern world Mu Zhongjian\68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Xun Zi's epistemology of morality in the modern world Pan Xiaohui\72
Times significance of Xun Zi's theory of the mind Cai Renhou\81
On the germination of Xun Zi's thoughts on "heaven-monarch" Wang Qingguang\88

Multiple meaning of Xun 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value in the modern world	Yan Binggang\105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Xun Zi'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being evil and its inner predicament	Yang Zebo\114
Thinking back to the nature of Xun Zi's theory on human nature: discussing from Mu Zongsan's exposition on human nature	Zhao Weidong\121
Human nature and good nature &. evil nature: also on Mencius and Xun Zi's theory on the human nature being good or evil	Guo Yi\135
Xun Zi's thoughts of "heaven and human being separated" and th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Ding Yuanming\145
A new discussion on Xun Zi's "heaven": also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heory of heaven in Guodian Chu Slips	Zeng Zhenyu\153
Xun Zi's way of administration and its value in the modern world	
	Han Xing\167
A comment and textual research into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s ideal of social harmony	Meng Xiangcai\192
Evolvement of the thoughts of "loyalty"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and Xun Zi's idea on the kingcraft	[Japan] Masayuki Sato\200
Xun Zi's concept of integrated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economics	Zheng Jiewen\216
Critique and construction: on Xun Zi's thoughts of social criticism	Miao Runtian\223
Construction of Xun Zi's ideology on the rites	Wang Jie\232
Xun Zi's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Liu Changfei\240
Xun Zi's idea on education and its value	Chen Fubin\245
Inheritance of Xun Zi's idea on education and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reform	Jiao Zidong\256

A new research on the article “Zhengming” in Xun Zi	Cao Feng\268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Xun Zi’s “reaching the proper through modesty and dispassion”	Liao Mingchun\283
Two kinds of way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 expression”: inspiration from Xun Zi and the Guodian Chu Slips	[U. S. A] Annping Chin\292
Significance of Xun Zi’s disposition on poetry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Odes	[Japan] Yabu Toshihiro\299
Interpretation and index: Fu Shan’s comment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Xun Zi’s thoughts	Zhang Liwen\305
Ideological ambiguity between Dai Zhen and Xun Zi	Zhang Lizhu\315
Xun Zi and Academy of the Gate of Chi	Cai Degui\330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the Xun family, unscrambling Xun Zi’s native place	Ma Zhichao, Li Ji\343
A brief textual research on Xun Zi’s ancestral home and life	Zhang Wenqiang\347
In memory of Mr. Kanaya Osamu	[Japan] Nakajima Ryuzo, Cao Feng being translator\351

荀学当代价值的几点思考

◇[美]杜维明

孔子开创儒学之后，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思想两位最重要的继承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是儒家学术的传播者。可以说，没有荀子的传播，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儒学。

如果说孟子带来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成果，荀子则真诚地将儒家事业转化为一种现实和系统的探究，这种探究的目标在于人类状况，尤其在于礼制和权威。战国中期，在富足而强大的齐国都城稷下聚集着一批活跃的学者，荀子以其渊博、思想的精微、逻辑、经验主义、头脑实际和善于论证，被普遍确认为其中最杰出者。荀子的所谓“非十二子”，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思想界的概貌。他对同时代几乎所有主要思想潮流之缺失的深刻洞见，有助于建立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劝导的儒家学派。

荀子结合同时代人的各种睿见，以阐述一种关于自我和社会的综合性的观点，这种能力显著地开阔了儒家的话语。不过，荀子的主要论敌却是孟子，他坚决攻击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是一种天真的道德乐观主义。

荀子忠实地孔子的精神（孟子亦然），也强调修身的中心地位。他将儒家教育的过程——从学习成为君子到仿效圣人、从习诗到践礼——概括为一种积累知识、技能、睿识和智能的不断努力。荀子认为，除非进行有效的社会约束，否则人类易于滋生过度的需求以满足其感性欲望，那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一人类繁荣昌盛的先决条件。对荀子而言，孟子一派性善论信守最严重的缺失在于：它排除了礼制和权威，而礼制和权威对于保持有机社会的安定团结颇为需要。通过强调人性本恶，荀子鉴别出人心（人的理性）的认知功能作为道德的基础。经由自觉地控制我们的欲望与感性，以符合社会规范，我们就会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们今天谈到荀子的人性论，只注重他的性恶理论。其实，荀子非常强调“性”和“情”，这往往被学者们忽视。在荀子的哲学中，“性”（nature）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事物的自然过程，从物质到精神；另一方面指使自然趋于和谐的“物之理”（principles）。荀子谈“性”，又和“情”（feeling）联系在一起。人有七情六欲，它们来自自然，但又需要文化对他们加以整合、塑造。战国中后期，“情”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已经普遍流行。可以说，从孔子的“情”考察到荀子的“情”，就可以看出先秦儒学的基本传承脉络。郭店楚简中提出“道始于情”，《荀子》和《礼记》里说“因人之情，缘义之理”，实际上这就是《性自命出》所说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但是，道

怎么始于情？情完全是个主观的非理性的东西，最后变成道，就变成了一个客观的理性的东西。这中间绝对有一个磨炼或者修养，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外在的制约，但我想还不止如此。“情”本身是感性的，通过理智的考核、检验，慢慢进化起来，从感性上升到知性，再上升到理性。到了理性的时候，它是抽象的，又是外在的；是客观的，又是普世的。“情”的这个进化的可能，一定是比较有涵盖性，比较深入，比较能够体现价值的核心。几乎每一个主要的价值本身都通过实践、体验而使自身进化。所以，荀子用“情”来指称人的喜怒哀乐之天情或利得而德衰之习情。荀子指出由个体生命之“情”的任意泛滥便会导致人群社会的争夺悖乱，进而天情（尤指好恶之情）不善，习情不美。为了保证人类社会持久有序之发展，就必须改善天情，美化习情。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中的生命个体来说，仍然非常重要。荀子的“性”、“情”观念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

和孟子一样，荀子相信所有人通过修身能够达到完美的可能性，相信人性和作为基本德性的正义感，相信作为王道的仁政，相信社会和谐以及教育。但是，关于所有这些如何得以实现的观点，荀子和孟子却有着显著的不同！由荀子所塑造的儒家事业，将学习视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于转化人性，诸如古代圣贤、经典传统、习俗规范、师长、政府规章制度以及政府官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源。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个人类社群的充分社会化的参与者，他或她成功地升华了自己的本能要求，去促进社会的公益。

在法令、秩序、权威和礼制方面，荀子讲究现实的立场似乎有接近法家关于社会一致政策的危险，后者是专为统治者的利益而设计的。荀子关于行为客观标准的坚决主张，或许会为权威主义的兴起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权威主义则导致了秦朝的专制。事实上，韩国的理论家韩非子和秦国的丞相李斯这两位最有影响的法家人物，便都是荀子的学生。不过，在儒学作为一项学术事业而继续的过程中，荀子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荀子不同意法家的策略：以社会文化多样性为代价来强化国家权力。他对“天”的自然主义的诠释，对文化细致入微的理解，对“心”在认识论方面和语言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富有洞见的观察，对道德推理和论证艺术的强调，对发展演化的信念，以及对政治制度的兴趣等等，都显著地丰富了儒学遗产，以至于他被尊为儒家的典范式学者超过三个世纪。

孟子和荀子将儒学深化并拓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在孔子亲炙弟子那里所罕闻的关于人性与天道的看法，被充分地阐释为一种一贯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根据孟子和荀子的诠释，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包容了将我们的生物性实在转化为自我审美表达的整个过程。修身的丰富语汇——举止的合礼、心智的滋养、灵魂的净化以及精神的升华——与同样细致入微的“经世”艺术的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儒学提供了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内圣外王”。

我们今天研究荀子思想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不能将荀子的某种观点、某种论述从荀子思想中割裂出来应用与实践，而是要有整体的、系统的把握。荀子

思想怎样体现其时代价值,关键看能不能把荀子的文化理念、道德理想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不同领域付诸实践。当今社会各大领域的公众知识分子在学术、媒体、政府、企业和民间应发挥“转世而不为世转”的功能,同时,各个领域也要有这方面的敏感性,加强彼此间横向的沟通,使荀子体现的比较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得以弘扬,从而促进知识界、文化界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政府更加清廉、高效,促进企业不断进步,促进整个社会更加和谐。

当代新荀学的基本理念

◇刘又铭

从两汉到隋唐五代将近一千两百年中，儒学不管是主流，基本上是荀学的路线。宋明两代，荀学遭到强烈的贬抑，竟然逐渐退到了儒学的边缘。进入清代，尽管宋明理学的强势不再，荀学有了一些复兴的迹象，但负面的评断仍然时时加在它身上。到了当代，虽然中国内地、西方汉学界基于新的或不一样的文化生态，比较能正面看待荀学，但台湾儒学界仍然多半延续着尊孟抑荀的心态。

本文将指出，即使就着当前台湾政治、社会、文化的生态，我们仍然可以超越宋明以来尊孟抑荀的价值判断（或意识形态），重新给予荀学一个高度的正当性。更积极地说，我们可以开始建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当代新荀学”。

虽然本文主要是就着台湾儒学界的氛围和问题意识而撰写的，不过，由于文化性格的共通性，我相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具有普遍性，所提出的观点对全球的华人文化圈仍然有或多或少的意义。

一、荀子哲学也有普遍、亲和的一面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天人之分”、“性恶”、“礼义非人性所出”的论述占相对少数，这点跟向来少有思想家主动“宗荀”、“扬荀”的事实正好是一体的两面。

当然，基本上，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中国人在文化上、心理上倾向圆满、和谐与正面，是这个因素使得荀子“天人之分”、“性恶”、“礼义非人性所出”的学说不受欢迎。问题是，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当初荀子会这么突兀、独特地大谈其“天人之分”、“性恶”、“礼义非人性所出”的主张呢？为什么他的思想与后代那么多思想家格格不入呢？一个文化传统，会如此反常地出现一个极其独特的大思想家吗？

我的答案是，荀子实质上并没有特别的不同。他的独特、反常只是表面上的，只是时代制约下一个特殊的映像。这“表面上的独特、反常”因他而首度凸显，而某个程度成为禁忌，于是后人多所避开，于是大致成为绝唱，于是荀子成为异数、孤例，如此而已。

实质上，透过“创造的诠释学”，我们可以从荀子的“蕴谓”中找到许多线索，建构一个表达方式不全然等同于他的“意谓”，但实质上跟他的“意谓”相涵相通，并且

不那么突兀、奇特的荀子哲学。^① 这世界是混沌的阴阳二气逐步生化流行而成的。这阴阳二气没有人格意志可言,但它的运行有其常规(所谓“天行有常”),有其价值倾向(所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随着“阴阳大化”的逐步展开、升进,这规律与价值倾向也跟着有了更丰富、更高层次的表现(起先是气,而后有生,而后有知,而后有义)。因此,整个“阴阳大化”所成的世界,并非一个空洞的、单单只是物质的“自然”,而是一个蕴涵着内在价值倾向的自然。

人生命的基本环节,便是上述“阴阳大化”所给予、所支持的(所谓天君、天官、天情等)。但这样的给予、支持有其限度;超出这限度,就是人的发挥空间了。人能体察事物内在的常规和价值倾向,就能创造价值,实现美好(所谓“应之以治则吉”、“制天命而用之”、“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因此,整体地说,天、人之间是合中有分的存在关系。正因为合中有分,才会天、人各有其职,而人又可以“参”天。

人生命最直接、最强力的表现,就是种种欲望、情感。不需人们费心、用力,它们直接就出来,力量大得不容易控制。若单单将它们不经控制的表现看作人性,那么人性当然是恶。然而,人的情感、欲望也有一个内在的、潜在的节度(所谓的“礼”),只要控制在这节度里,就会出现“本末相顺,终始相应”的自然效应,而这样的效应会反过来鼓励人们继续遵守这个节度。当然,这节度是无声无息的,它原本也只是潜在的,但只要终于有人忧心于混乱,终于有人能开阔、专意、沉静地思虑,他就有可能看见、找出这潜在的节度,把它确定、显明并制定为礼,供大家认取、学习。这样说来,人心虽然无法直接开创、给出价值,但人心可以逐步发现、确认并实现价值。所以,人心当中存在着一个有限度的价值直觉(或道德直觉),并且依着这价值直觉而有实现价值(或道德)的动力,如果把这部分也看作性(也就是更换荀子关于人性的定义),那么人性就也有善,而这就会是孟子之外的另一种性善观,可以称为“弱性善观”或“人性向善论”。

当我们改从上述“弱性善观”的观点来谈荀子哲学的时候,则荀子原先性恶论脉络下所谓的“化性起伪”也就可以改说为“积善成性”:当人凭着意志,持续遵行所认取的节度与善,然后所言所行都合于那内在的节度,并因着那美好的效应而乐意地、无所勉强地继续安止于那节度,这时候人性的自然面得到安顿,价值面得到凝定、实现,人性就可以算是美好地陶成了。

以上是荀子哲学最核心、最根本的部分。它包括一个早期的、素朴的自然气本论,一个“合中有分”的天人关系论,一个有限度价值蕴涵的自然人性论,一个透过学习来认取、实现内在律则的修养工夫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荀子哲学实质上也有内在价值蕴涵,但又不至于高估这价值蕴涵。它不是孟学那样炽热、乐观的道德

^① 这是采用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观点。所谓“意谓”,指的是思想家自己自觉地透过文本讲出来的意思;所谓“蕴谓”,指的是思想家没直接意识到,没直接说出,但内在蕴涵着的东西。

理想主义,但也不是强制外烁的教条思维。它跟孟学有全盘的、相对的差异,但它绝不是孟学的极端对反。应该说,从民族心理倾向来看,它仍然有亲和的、普遍的一面,并不是一个孤奇、异常的哲学。^①而为了方便,我们或许可以将上面这个“荀子哲学的创造的诠释”称为“普遍的荀子哲学”。

二、荀学史比表面上更恢弘、更壮阔

前面已经提过,荀子哲学“意谓”的基调在中国文化生态中在某个程度上成为禁忌,从而历代少有人积极地、主动地“宗荀”、“扬荀”。的确,历代似乎没有很多明显的荀学论述,就这点来说,想写荀学史(荀学流变史、荀学哲学史、荀学思想史或荀学诠释史)的人可能找不到太多东西来写。然而,这都只是表面上的现象而已。如果以上节所重新建构的“普遍的荀子哲学”为标准,并且就思想内容的实质来作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表面上避开性恶、天人之分等禁忌,或根本不提荀子名号,而实质上不自觉地走向荀学一路的思想家其实很多。甚至还有许多人表面上推崇孟学,批评荀学,而实质上却属于荀学性格,形成了“孟皮荀骨”的奇特现象。如果把整个荀学史比作一个大冰山,那么一般人初步印象里的荀学史只是它浮在海面上的一角而已,海面底下还有更大的部分暂时隐藏着,等待我们去发掘、表彰。当我们把海面下那些隐性的荀学论述找出来、联结起来时,我们就会看见一个比表面看到的、比过去所以为的更恢弘、更壮阔的荀学史。

下面从荀学哲学史的层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看秦汉之际的《礼记·大学》。它在宋代被孟学一系推尊为核心典籍,但是当跳出朱子、阳明的诠释理路,回到先秦语言彻底地重读它,则它的思想主轴是:(1)大学所传授的为政之道,是为政者必须显明自己的德行来引导人民,以此来更新人民素质,从而带领全天下达到至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2)当学子知晓、认取了这个目标(“知止”)后,就能坚定、宁静、安心地思考事物的根本价值,就能得知种种事物价值上的本末先后(“知本”、“知至”),而这本末先后就是“道”的内涵。(3)当根据所知晓的“道”来诚意地修身,并修成“明德”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实践前面所说的为政之道,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在上述理路中,物的“本末终始”是“道”,这相当于荀子以“本末相顺,终始相应”为“礼义(之道)”。定、静、安而后思虑以知本,相当于荀子“虚壹而静”而后学知礼义。追求“止于至善”,相当于荀子的追求“止诸至足”。虽然不提性恶,但却是荀学一路,可以看作是“去掉了性恶论话

^① 本节参见刘又铭《从蕴谓论荀子哲学潜在的性善观》,载《孔学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文学院2001年版;《合中有分:荀子、董仲舒天人关系论新诠》,载《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2期,2007年3月;《荀子的哲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载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汉学研究集刊》第3期,2006年12月。

语的荀学”。^①

其次看汉代的董仲舒。一般认为他主张天人合一，主张性有善恶，是孟荀的综合，但这是过于浅表的判断。董仲舒所谓的“天”基本上还是气，天的人格神的一面基本上只是气的作用而有其相当的限度。天人两者，有形的、可数的部分以“数”相副，无形的、不可数的部分（道、理、性）以“类”相副。所谓“相副”，正意味着相分而相副，相副而可以合为一类。重要的是，“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内谓之人事”；即使天降灾异也只是一种警告，君王的反应和自然的规律才真正决定后续的结局。因此，表面上人格神主宰一切的思想，其实基本上只是个自然气本论的基底或间架，是个“天人合中有分”的思想。此外，董仲舒虽然主张人性有仁、贪，也就是善、恶两面，但其中的善只是个“善质”，必须仰赖圣王的教化才能“成性”，因此这当中性善的成分也还是上述荀子哲学所潜在着的性善。合起来看，在董仲舒思想中，人格神并不是一个积极的、强势的因素，并没有根本地改变原有的荀学基调，这可以算是“添加了一个有限的人格神的荀学”。^②

然后，在魏晋，裴徽的崇有论可以算是“在玄学背景下建构了明显的本体论的荀学”。他以“总混”的“群本”为“宗极之道”。“群本”似乎是各类事物的各个本原，也可能是“群物之本”。“总混群本”就是万物最后的浑然为一的本原。以这本原为“宗极之道”，这就是更清楚的“自然气本论”的理路了。他又以禀受各有所偏的万物的种种复杂的相感相应为“理迹”的根源，而理以“有”为体，这就相当于“理在气中”的思维。而人生之道就是就着种种自然欲望来“稽中”和“定务”，为政之道就是借由礼制、教化来安顿人民的生活、情志。这也显然是荀学的理路。

唐代的韩愈推尊孟子，并某种程度地贬抑了荀子，成为理学的先驱人物。看来他似乎属于孟学一系，而其实并不然。他主张人性有三品，各品的仁、礼、信、义、智多寡不一，因而相对应的“情”的表现也就有中或不中的差异，也因而一般人都必须在圣王的教化下，在礼、乐、刑、政的导正下才能“求合于中”，这就仍然是以气论性、以礼修身的进路。重要的是，韩愈专就正面的仁、礼、信等的多寡来论性，而不直接就恶来论性，这就比董仲舒更进一步加强了“性善”的分量，也隐隐透露了明清自然气本论者“人性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善，因此人性是善”的思路。因此，韩愈思想意味着唐宋末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中荀学一系的积极参与，并且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孟皮

^① 冯友兰早就发表了《大学为荀学说》（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可惜反对的人很多。我曾对他这个观点进行过更仔细更全面的考察，确认它可以成立。参见刘又铭《大学思想证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大学思想的历史变迁》，载黄俊杰编《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

^② 正如同黄老学添加了人格神的因素后变成了道教，但两者仍然共同属于道家当中庄子之外的另一系。又，本段参见刘又铭《合中有分——荀子、董仲舒天人关系论新诠》，载《台北大学中文学报》第2期，2007年3月。

荀骨”的例子。^①更明确地说，这是孟学兴盛前夕，在初步感受到孟学的有效性和吸引力的情况下一个“孟皮荀骨”的例子。

宋初的司马光，朱子“微嫌其格物之未精”，元代吴澄也把他归于“不著、不察”之列。^②他虽然在《宋元学案》得了一席之地，但毕竟不是宋明理学里的核心人物。然而在荀学哲学史的脉络中，他的重要性就大大增加了。他的《潜虚》里头蕴涵着虚即是气即是生人生物之本以及重学、重礼法的思维；他的《迂书》里提到“天之分”、“人之分”的对比；他的《性辩》一文主张人性“善与恶必兼有之”；此外，他对“中庸”的解释，以平常无事、未有喜怒哀乐时此心自觉地存于中为“中”，以应物处事时对喜怒哀乐的“制之以中”为“和”，而不是后来理本论就性体及其发用论“中”与“和”的进路。^③这是裴徽之后自然气本论哲学典范的再度展现，也是唐末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中荀学一系积极参与的又一个例子。

接下来，在宋明时期，孟学一系兴起，理学大盛。朱子学“以孟摄荀”而基本上是孟学，阳明学则是十足的孟学。然后，在朱子、阳明学之后，明清自然气本论出现了。这是经过孟学刺激、压抑之后所再度出现的“孟皮荀骨”的哲学，也是最接近当代的一个荀学典范，对今天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在下一节里将集中地讨论它。

三、明清自然气本论是不自觉的“现代新荀学”

一般熟知的宋明理学主要是程朱、陆王两大系。程朱理本论以“天理/性”为本体，陆王心本论以“天理/性/本心/良知”为本体。比较起来，理本论的理对气没有充分的、强势的通透性，正是朱子所谓的“理弱气强”；心本论的理对气有充分的、强势的通透性，可以相对说成“理强气弱”。不管怎样，两者都以纯粹价值义的天理为超越的、终极的实体，可以共同看作一种“神圣本体论”，并归为孟学一系。

从汉到唐作为儒学主流的荀学并不是彰显的、明说的或自觉的荀学。与此相反的是，蛰伏已久的孟学在宋明却带着高度的热情上场，它高举那价值满盈的纯粹天理或良知，诉说着澎湃热烈的道德理想主义，慨叹着汉唐时期道统的不传。而伴随着科举的生态，其信仰、理念逐渐成为广大士人的基本认知，延续到清代，甚至某个程度延续到今天。从这点来看，如果说宋明新孟学已经呈现了中国文化脉络下的“早期现代性”，那是有一些道理的。问题是，在今天，除了少数特定的学术社群（如当代新儒家）和个人之外，宋明新孟学只是一般人的表层意识而已。实际上，越

^① 以上两段参见刘又铭《荀子的哲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载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汉学研究集刊》第3期，2006年12月。

^② 见《宋元学案·涑水学案·序录》。

^③ 本段以上所述参见张晶晶《司马光对〈中庸〉之诠释及其思想史意义》，载《东方人文》第6卷第1期，台湾文津出版社2007年版；《司马光〈潜虚〉中的气本论思想》，未刊稿，2007年。